

丹
鉛
續
錄

楊
慎
著

中
華
書
局

丹鉛續錄序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學者。成于善疑。今之學者。盡于不疑。談經者曰。吾知有朱而已。朱之類義可精義也。言詩者曰。吾知有杜而已。杜之蘊句亦秀句也。寧爲佞。不肯爲忠。寧爲僻。不肯爲通。聞有嵇二氏者。輒欲苦之。甚則鄙之。如異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此近日學之竺癰沈痼也。是何異史誦言而豎傳令也。焉用學爲哉。慎少於藝林。矇硬而力懸。有疑義。未之能以蓄也。有狂言。未之能以廢也。大假我以暮齡。逸我以投荒。洛誦之與居。而副墨之爲使。丹鉛之研。點勘之餘。既錄之。又續之。漸以解俗懸而逃疑網耳。拘方者既駭驚。而徑庭之學步。大方者復拾腐語以嘖嘖曰。是玩物喪志。則斯錄也。奚翅覆瓿棄哉。噫。頂門之竅露。堂堂無藏。腳根之機活。嚴嚴無滯。佛氏尙有斯人之徒。而吾徒寧無斯人乎。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朔日升菴楊慎書于高饒別業之朝暉軒

丹鉛續錄經說卷之一

新都楊 慎著

易二十條

雲從龍風從虎

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又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人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吉也。

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

今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廊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

衍。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誤。今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以杞包瓜

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

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記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星經說。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治容誨淫。

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治字從冰。女之媚艷。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三蒼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缺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闔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闔戶之謂坤。卽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卽連山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易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坤。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謙。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獠川苗塞。多衣統囊。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書作帔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與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情未見其全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潤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

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泉而語此哉。

慎謂易畫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上曰逆。左徂右曰順。右徂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

坎中一畫卽心體。故八卦惟習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爲心腎。在易坎言心亨。又言心病。于木亦爲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孚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易坎爲心。離亦爲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爲耳。離亦爲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聽之不明。視之不聽。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于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屬薰心。卽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爲憂。水在志爲恐。恐則甚于憂。故爲加憂。訟之有孚窒惕中吉。卽加憂也。加憂卽心病也。艮之屬薰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於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爲血卦。王萬里時患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青鹽鹿茸煎雄附爲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爲耳痛。是經中已著病證矣。竟餌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爲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爲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或問坎爲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顧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爲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饒心也。爲性之葦荏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致飾然後亨

鄭玄昔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不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書七條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昔有人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旣觀其星。以正其候。則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不曰日中星龍。何也。仲塗曰。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

慎按柳氏之說。超古注疏矣。然猶未盡也。殷之爲言正也。正卽正朔也。故春頒春朔。夏頒夏朔。秋頒秋朔。冬頒冬朔。所謂四殷者。卽四朔也。皆敬天時而勤民也。故下文遂言民事。厥民析者。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功。重春耕也。厥民因者。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急夏芸也。厥民夷。老壯在田。與夏平也。及秋收也。厥民隲。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謹冬藏也。此皆勤民事也。今之蔡傳。但云驗氣之和。驗氣之平。是平居無事。觀物隱居者之養生月覽耳。不待帝堯欽若曆象。不待羲和寅賓敬致也。觀尙書所以不可廢古注歟。或問楊子曰。子于諸經。多取漢儒而不取宋儒。何哉。答之曰。宋儒言之精者。吾何嘗不取。顧宋儒之失。在廢漢儒而自用己見耳。吾試問汝。六經作于孔子。漢世去孔子未遠。傳之人雖劣。其說宜得其真。宋儒去孔氏千五百年矣。雖其聰穎過人。安能一旦盡棄舊而

獨悟于心邪。六經之奧。譬之京師之富麗也。談京師之富麗。河南山東之人。得其十之六七。若雲南貴州之人。得其十之一二而已。何也。遠近之異也。以宋儒而非漢儒。譬雲貴之人。不出里閭。坐談京邑之制。而反非河南山東之人。其不爲人之貽笑幾希。然今之人安之。不怪。則科舉之累。先入之說。膠固而不可解也已。噫。

和夷底績

西傾因桓是來

古和桓華同音。和夷底績。卽西傾因桓之桓。見水經注。桓楹卽和表。和表又轉爲華表。見漢書。桓東少年場注。桓譚新論。隋志作華譚。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九河

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今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

爲界在齊呂。填開八流以自廣。言開八流柘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爲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爲田。則又愚矣。

道荷澤被孟豬

關關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大夫不徒行也。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詩二十八條

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詩大序

文選呂向注云。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爲裏。謂中心念恕之也。余舊疑哀字之難解。見呂說乃豁然矣。

詩曰一發五狔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狔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賈誼新書

此詩說與毛氏異。漢世詩始萌芽。惟尙齊魯二家。韓氏晚出。毛氏最晚。此蓋魯說也。燕燕于飛參差其羽

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

考盤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黃曰干。又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爲韻自協。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王度記曰。天子豐諸侯薰大夫芷蘭。士藁庶人艾。蒹葭者。士之贊也。

四月秀萼

詩注。物成自秀萼始。

劉向說苦萼也。徐鉉曰。狗尾草也。爾雅。萼繞棘宛。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

胎于下。萼感之而早秀。

惄如調飢

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飢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而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云調音稠。又改字作調。調飢也。稠飢也。稠飢也。三者均之不通也。愈解而愈離真。不若朝飢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仍如日飢。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惄焉如朝飢。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琤。詒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南山有枸

注。枳枸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寸。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詁云。狀似枳。土人謂枳枸木。通作棋。本草。枳。廣韻。枳。根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極字。從禾。棧極也。徐鍇云。棧極。屈曲不伸之意。棧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

蕭蕭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踳在腹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曰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

今注一星。一與一字畫多少之間誤耳。無注二星也。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

雲裳者華其葉湑兮

雲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食我桑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膺膺葦茶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其桑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維師尙父

魯詩說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王迹熄矣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賈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何可以先小也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以又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饑而曰大東吾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爲年取草木繁茂之義

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爲樂當及時。誰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疾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稗。稗謂之糲。糲加于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于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愴引長而不能自己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爲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間闢車之聲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曰。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玄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者。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兩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恣。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恣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從疋從丌。丌音基。楷書作近。與近相似而誤也。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

解經哉。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審漸亦牙。遠遠方穀。天天亦加。欲豐其廬。乃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爲天天也。衡去古未遠。疑得其真。且此此速速。天天連文。爲是不應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有豕白蹄。燕逐波矣。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是類是禱。

埤蒼。禱。馬上祭也。

按馬上祭曰禱。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軼。其字從車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既于基命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則體不靜。不深則用不徹。不靜則不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大法。易曉易見。沖漠無朕。森羅萬象。是